ISSN：3105-0085
EISSN：3105-0093

人工智能冲击对青年群体就业影响及家庭调试路径研究

王 雪

海口经济学院，海南 海口 571132

摘 要：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重塑劳动力市场岗位任务结构，青年群体因处于职业发展起步阶段，正面临严峻的技能替代风险与就业适配困境。现有研究多聚焦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的宏观市场效应，较少关注家庭微观场域在青年应对技术变革过程中的缓冲作用。本研究综合人力资本理论、布朗芬布伦纳家庭生态系统理论、就业风险缓冲理论，搭建“AI 技术外部冲击 — 青年就业技能分层损耗 — 家庭教育多维干预 — 青年就业韧性提升”整合分析框架，检验家庭教育对冲青年就业技能替代风险的传导机制与作用边界，研判当前家庭教育应对智能时代就业变革存在的现实误区。研究发现从微观家庭自我调适、中观家校协同赋能、宏观公共家庭教育兜底三个层面构建本土化分层干预策略，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，为化解 AI 时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方案。

关键词：人工智能；技能转型；青年就业；家庭教育；家校社协同

DOI：10.64649/yh.shygl.issn3105-0085.202610008

0 引言

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“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”，同时把青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工作抓手。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应用，正在重构劳动力市场的任务分工，部分标准化、流程化岗位被技术替代，劳动者的技能结构面临强制性转型压力，青年群体作为职场新人，职业积累薄弱、技能储备尚未定型，成为人工智能技能替代冲击的重点对象。

当前学界围绕人工智能与就业的研究主要分化为两条研究脉络。第一条脉络聚焦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，依托任务模型讨论人工智能的岗位替代效应与岗位创造效应，测算不同职业的 AI 可替代率，识别女性、青年等群体遭受的差异化冲击，研究重心集中在宏观产业、劳动力市场制度、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层面。第二条脉络是家庭教育与青年职业发展研究，重点考察家庭教养方式、家庭社会资本、家庭数字鸿沟对青年生涯适应力、职业价值观、就业选择的影响，揭示家庭在青年职业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功能。

但是两大研究领域长期存在视角割裂：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研究较少把家庭作为风险应对主体纳入分析框架；家庭教育研究大多立足传统劳动力市场情境，尚未充分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世界变革，缺少对“技术冲击如何经由家庭中介传导至青年个体”这一问题的系统考察。在现实层面，家庭既是青年就业压力的承接场域，也是青年职业素养培育的重要非正规教育场景，家庭教育既可以成为缓冲 AI 就业风险的保护性因素，也可能因为观念滞后、能力不足放大青年的就业适配困境。

1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构建

1.1 人工智能、技能替代与青年就业

国外学者 Acemoglu 和 Restrepo 提出的任务模型，成为理解自动化劳动效应的经典分析工具，该理论把工作拆解为不同任务单元，区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，AI 并非简单替代整个岗位，而是对岗位内部不同任务进行重组改造。韩国央行的实证研究证实 AI 扩散初期呈现“年资偏向型技术变革”，初级岗位缩减幅度高于高阶岗位。

国内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开展大量实证检验，证实生成式 AI 对第三产业冲击最为突出，青年群体、高技能劳动者、女性群体承受更高的技能替代风险。梁泳梅指出，技术的替代效应不是绝对的，最终影响结果取决于技术成本、劳动力成本以及社会制度环境。现有国内研究大多基于职业分类大典、O*NET 数据库结合机器学习测算职业的 AI 替代概率，侧重宏观层面的总量测算，但是对中观层面的技能分层损耗、微观个体层面的青年应对行为讨论不足，尤其缺少家庭视角的解释。

面对 AI 带来的技能变革，劳动者需要区分不同类型技能的抗风险能力。参考已有研究，本研究将青年就业技能划分为四类：标准化硬技能，容易被 AI 批量替代；通用认知技能，面临部分替代风险；创新思辨技能、社交共情软技能，属于 AI 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。人工智能冲击下的青年就业困境，本质上是原有技能储备与劳动力市场新需求之间出现错配，青年个体的就业韧性，取决于能否持续发展不可被技术替代的核心能力。

1.2 家庭教育与青年职业发展

家庭教育是青年职业社会化不可忽视的微

ISSN：3105-0085
EISSN：3105-0093

观场域，OECD 发布的青少年职业准备报告证实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深刻影响青少年职业期望清晰度、职业信息获取渠道。Manzoni & Leppard 的研究提醒，家庭高社会资本并非总是正向产出，父母参与过密反而会损害青年早期职业发展，适度放手更利于青年职业突破。数字时代背景下，父母数字素养、家庭媒介使用规则会显著影响青年对新兴数字职业的认知水平，家庭数字鸿沟会造成青年获取职业信息的碎片化。

国内家庭教育相关研究立足中国文化语境，突破西方教养理论的原生框架。方晓义团队的追踪研究表明，父母生涯支持可以通过改善亲子关系提升青年生涯适应力，而中国式的职业干涉，不会直接产生负面结果，更多通过破坏亲子关系间接损害青年职业发展能力。杨娟等学者发现，部分家庭固守传统职业观念，片面推崇体制内工作，轻视数字经济新兴职业，会限制青年择业视野；家庭数字媒介管控失衡，无论是完全禁止网络接触还是放任沉迷，都不利于青年开展职业探索。风笑天、黄希庭等学者呼吁构建家校社协同的生涯发展支持体系，重点提升家长职业引导能力，缓解青年就业压力。

综合现有成果，家庭教育对青年职业发展的影响已经得到充分证实，但现有研究大多没有将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作为外部情境变量，较少讨论当劳动力市场发生颠覆性变革时，家庭教育如何发挥缓冲作用，也没有厘清家庭教育发挥作用的边界与局限性，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切入点。

2 人工智能时代青年就业技能转型的现实困境

2.1 技能结构错配：常规技能贬值，核心能力培育不足

人工智能大量接管标准化、流程化的常规硬技能任务，市场对单纯重复性的知识输出、数据处理能力需求下降，更加看重创新思辨、复杂人际共情、跨界问题解决等 AI 难以复刻的能力。但是传统教育体系长期偏向标准化知识训练，大量青年积累的是高可替代性常规技能，创新能力、共情沟通等软技能培育不足，形成技能供给与市场新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。当青年步入劳动力市场，原有学习积累的技能快速贬值，直接造成求职竞争力下降，就业焦虑情绪蔓延。

2.2 职业认知困境：职业迭代加速带来规划迷茫

技术迭代催生大量新兴职业，同时淘汰部分传统岗位，职业生命周期持续缩短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。很多青年难以预判未来行业变化，传统静态的职业规划思路失效，出现职业迷茫。部分青年获取职业信息高度依赖网络碎片化内容，容易被虚假就业信息误导，对新兴岗位的能力要求、发展前景缺乏客观判断。

2.3 家庭托底不足：父母对职业现实误区放大青年适配难题

面对 AI 驱动的就业变革，我国家庭普遍存在四类现实误区。第一，功利化应试导向，家庭教育重心集中于文化课成绩，忽视职业素养、创新能力、抗挫能力培养，没有跟上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的转变。第二，职业启蒙教育长期缺位，多数家庭把职业规划完全推给高校，中小学阶段缺少家庭层面的职业启蒙，青年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职业探索，时间节点滞后。第三，家长数字素养短板，部分家长对人工智能、数字新兴职业认知有限，无法给子女提供有效的职业信息引导，甚至传递过时的职业观念。第四，择业观念固化，部分家庭片面追求稳定体制内岗位，排斥灵活就业、数字新业态，压缩青年的职业选择空间。同时城乡之间、不同学历背景家庭教育的现实表现存在显著群体异质性。

3 家庭教育缓释青年技能替代风险的作用机制与边界

3.1 家庭教育的正向作用路径

第一，家庭职业启蒙。家庭开展常态化职业启蒙，帮助青少年更早认识多元职业类型，理解人工智能对岗位的改造，建立动态的职业发展观念，避免等到大学阶段才仓促开展职业探索，前置化解青年职业迷茫。

第二，高质量亲子沟通。围绕就业、职业发展开展平等的亲子沟通，能够有效疏导 AI 时代带来的就业焦虑，帮助青年梳理自我优势与短板；反之专制式的强制择业干预，会破坏亲子关系，降低青年生涯适应力。中国文化语境下，严慈相济的权威型教养模式更有利于发挥家庭教育的积极作用。

第三，家庭数字素养培育。家庭内部建立科学合理的数字媒介使用规则，家长主动提升自身数字认知，和子女共同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变化，引导青年辨别网络职业信息真伪，拓展对新兴行业的认知边界。

第四，择业价值引导。家庭跳出唯薪资、唯编制的功利化评价标准，引导青年建立多元的职业价值观，重视终身学习能力、抗压能力的养成，帮助青年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。

3.2 家庭教育的作用边界与固有局限

家庭教育是重要的缓冲力量，但不能无限放大家庭的责任，家庭教育存在明确效能边界。首先，家庭的干预效果高度依赖家庭资本，经济条件、家长受教育水平、数字素养都会约束家庭教育发挥作用，很多弱势家庭即便主观意

ISSN：3105-0085
EISSN：3105-0093

愿充足，也缺少相应资源开展高质量职业启蒙。其次，家庭无法对冲劳动力市场层面的制度性风险，岗位供给不足、行业结构性变化等宏观问题，不是家庭层面的教育可以解决。最后，家庭教育还存在两种典型失能情形：过度干预，家长强行安排子女职业路径，剥夺青年自主探索机会；家庭教育缺位，完全放任，对子女职业发展不关注、不引导。两种情况都会削弱青年应对 AI 就业冲击的能力。

4AI 时代家庭教育调适与家校社协同治理路径

4.1 微观层面：推动家庭育儿观念转型，重构家庭育人重心

家庭内部完成教育重心的转向，从单纯应试成绩导向，转向兼顾职业素养、终身学习能力培育。第一，树立动态职业发展理念，家长主动学习人工智能对职业世界的改变，摒弃固化的职业认知，接纳多元新业态。第二，开展常态化家庭职业启蒙，在青少年成长全周期开展职业对话，引导孩子观察不同职业，理解技能迭代的现实，培养创新思维、共情沟通等 AI 难以替代的核心素养。第三，构建平衡的数字家庭环境，合理引导青少年接触数字信息，提升家庭整体数字素养，共同辨别网络上碎片化的就业信息。第四，把握家庭教育干预尺度，坚持权威型教养，尊重青年职业自主选择权，避免专制干涉或者完全放任两种极端。

4.2 中观层面：打通家校协同渠道，补齐家庭职业启蒙短板

学校承担桥梁角色，打通中小学家校共育平台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两大阵地，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前置育人无缝衔接。中小学阶段，学校面向家长开展职业启蒙主题家庭教育指导，普及 AI 时代职业变革相关知识，引导家长重视早期职业素养培育。高等教育阶段，高校生涯教育不局限于面向学生，适度面向学生家长开展专题讲座，消解家长陈旧择业认知，搭建家校协同的就业育人模式，弥补家庭认知短板。同时高校将抗挫能力、终身学习、人机协同能力纳入生涯课程体系，回应 AI 时代技能转型需求。

4.3 宏观层面：完善公共家庭教育服务，做好兜底保障

政府教育主管部门、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职能，弥补不同家庭之间的资源差距。面向广大家长开展公益培训，科普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变革，提升家长数字素养与职业引导能力；面向弱势家庭提供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，缓解家庭资本差异带来的青年就业发展分化。同时完善青年就业政策、技能培训体系，从劳动力市场源头优化岗位供给，为家庭层面的教育发挥作用创造良好外部环境。

5 结论

人工智能驱动的就业技能转型给青年群体带来全新的就业适配挑战，青年困境不只是劳动力市场、学校教育层面的问题，家庭作为重要的非正规教育场域，深刻影响青年应对技术变革的能力。研究整合技术变革研究与家庭教育研究两大领域，构建“技术冲击技能替代家庭回应”的分析框架，证实家庭教育可以通过职业启蒙、亲子沟通、数字素养培育、择业价值引导多重路径缓冲 AI 带来的就业风险，但是家庭教育的作用存在明确边界，受家庭资本、教养模式约束，不能单独依靠家庭解决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。

要破解 AI 时代青年就业适配困境，不能只依靠市场调节或者单一学校改革，需要构建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。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，后续可以进一步扩大调研样本范围，更加细致识别不同代际、不同地域青年群体的异质性，继续深化对家庭、学校、市场多重机制交互作用的讨论，为数字时代青年就业与家庭教育治理提供更多经验证据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严红，邓毅翀．心理资本、社会资本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[J].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，2026,28(4):28-37.

[2] 吴奕旦．人工智能对青年就业价值观的影响及引导路径 [N]. 中卫日报，2026-07-30(004).

[3] 卜琼琼．人工智能发展对我国青年群体就业的影响研究 [D]. 重庆理工大学，2026. DOI:10.27753/d.cnki.gcqgx.2026.000209.

[4] 黄文静．数字素养对青年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[J]. 时代青年，2025,(27):4-6.

作者简介：王雪（1987.09—），女，汉族，山西阳泉人，硕士，副教授，研究方向：创业教育，职业规划。